

伊凡 伊里奇之死

托爾斯泰/著

一

在法院大廈裡，當梅爾文斯基案審訊暫停時，法官和檢察官都聚集在伊凡·葉果羅維奇·謝貝克辦公室裡，談論著鬧得滿城風雨的克拉索夫案件。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情緒激動，認為此案不屬本院審理範圍；伊凡·葉果羅維奇堅持相反意見；彼得·伊凡內奇一開始就沒加入爭論，始終不過問這事，而翻閱著剛送來的《公報》。

「諸位！」他說，「伊凡·伊里奇死了。」

「真的嗎？」

「喏，您看吧！」他對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說，同時把那份散發出油墨味的剛出版的公報遞給他。

公報上印著一則帶黑框的訃告：「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高洛文娜沉痛哀告親友，先夫伊凡·伊里奇·高洛文法官于 1882 年 2 月 4 日逝世。茲訂于禮拜五下午一時出殯。」

伊凡·伊里奇是在座幾位先生的同事，大家都喜歡他。他病了幾個禮拜，據說患的是不治之症。他生病以來職位還給他保留著，但大家早就推測過，他死後將由阿曆克謝耶夫接替，而阿列克謝耶夫的位置則將由文尼科夫或施塔別爾接替。因此，一聽到伊凡·伊里奇的死訊，辦公室裡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死對他們本人和親友在職位調動和升遷上會有什麼影響。

「這下子我很可能弄到施塔別爾或文尼科夫的位置，」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想。「這個位置早就說好給我了，而這樣一提升，我就可以在車馬費之外每年淨增加八百盧布收入。」

「這下子我可以申請把內弟從卡盧加調來，」彼得·伊凡內奇想。「妻子一定會很高興的。如今她可不能再說我不關心她家的人了。」

「我早就想到，他這一病恐怕起不來了，」彼得·伊凡內奇說。「真可憐！」

「他究竟害的是什麼病啊？」

「幾個醫生都說不準。或者說，各有各的說法。我最後一次看見他，還以為他會好起來呢。」

「自從過節以來我就沒有去看過他，去是一直想去的。」

「那麼，他有財產嗎？」

「他妻子手裡大概有一點，但很有限。」

「是啊，應該去看看她。他們住得太遠。」

「從您那兒去是很遠。您到什麼地方去都很遠。」

「嘿，我住在河對岸，他總是有意見，」彼得·伊凡內奇笑咪咪地瞧著謝貝克，說。大家又說了一通城市太大、市內各區距離太遠之類的話，然後回到法庭上。

伊凡·伊里奇的死訊使每個人不由得推測，人事上會因此發生什麼更動，同時照例使認識他的人都暗自慶倖：「還好，死的是他，不是我。」

「嘿，他死了，可我沒有死，」人人都這樣想，或者有這樣的感覺。伊凡·伊里奇的知交，他的所謂朋友，都同時不由自主地想，這下子他們得遵循習俗，參加喪禮，慰問遺孀了。

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和彼得·伊凡內奇是伊凡·伊里奇最知己的朋友。

彼得·伊凡內奇跟伊凡·伊里奇在法學院同過學，自認為受過伊凡·伊里奇的恩惠。

午飯時，彼得·伊凡內奇把伊凡·伊里奇的死訊告訴了妻子，同時講了爭取把內弟調到本區的想法。飯後他不休息，就穿上禮服，乘車到伊凡·伊里奇家去。

伊凡·伊里奇家門口停著一輛自備轎車和兩輛出租馬車。在前廳衣帽架旁的牆上，靠著帶穗子和擦得閃閃發亮的金銀飾帶的棺蓋。兩位穿黑衣的太太在這裡脫去皮外套。其中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姐姐，彼得·伊凡內奇認識她；另一位沒有見過面。彼得·伊凡內奇的同事施瓦爾茨從樓上下來，一看見他進門，就站住向他使了個眼色，彷彿說：「伊凡·伊里奇真沒出息，咱們可不至於如此。」

施瓦爾茨臉上留著英國式絡腮鬍子，瘦長的身體穿著禮服，照例表現出一種典雅莊重的氣派，但這同他天生的頑皮性格不協調，因此顯得很滑稽。彼得·伊凡內奇心裡有這樣的感覺。

彼得·伊凡內奇讓太太們先走，自己慢吞吞地跟著她們上樓。施瓦爾茨在樓梯頂上站住，沒有下來。彼得·伊凡內奇懂得施瓦爾茨的用意：他想跟他約定，今晚到什麼地方去打橋牌。太太們上樓向孀婦屋裡走去；施瓦爾茨卻一本正經地抵著厚嘴唇，眼睛裡露出戲謔的神氣，擠擠眉向彼得·伊凡內奇示意，死人在右邊房間。

彼得·伊凡內奇進去時照例有點困惑，不知做什麼好。但有一點他很清楚，逢到這種場合，畫十字總是不會錯的。至於要不要同時鞠躬，他可沒有把握，因此選擇了折衷辦法：他走進屋裡，動手畫十字，同時微微點頭，好像在鞠躬。在畫十字和點頭時，他向屋子裡偷偷環顧了一下。有兩個青年和一個中學生，大概是伊凡·伊里奇的侄兒，一面畫十字，一面從屋子裡出來。一個老婦人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一個眉毛彎得出奇的女人在對她低聲說話。誦經士身穿法衣，精神飽滿，神態嚴峻，大聲念著什麼，臉上現出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充當餐室侍僕的莊稼漢蓋拉西姆躡手躡腳地從彼得·伊凡內奇面前走過，把什麼東西撒在地板上。彼得·伊凡內奇一看見這情景，立刻聞到淡淡的腐屍臭。他上次探望伊凡·伊里奇時，在書房裡看到過這個莊稼漢。當時他在護理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特別喜愛他。彼得·伊凡內奇一直畫著十字，向棺材、誦經士和屋角桌上的聖像微微鞠躬。後來，他覺得十字已畫得夠了，就停下來打量死人。

死人躺在那裡，也像一般死人那樣，顯得特別沉重，僵硬的四肢陷在棺材襯墊裡，腦袋高高地靠在枕頭上，蠟黃的前額高高隆起，半禿的兩鬢凹進去，高聳的鼻子仿佛壓迫著上唇。同彼得·伊凡內奇上次看見他時相比，他的模樣大變了，身體更瘦了，但他的臉也像一般死人那樣，比生前好看，顯得端莊。臉上的神態似乎表示，他已盡了責任，而且盡得很周到。此外，那神態還在責備活人或者提醒他們什麼事。彼得·伊凡內奇卻覺得沒有什麼事需要提醒他，至少沒有事跟他有關係。他心裡有點不快，就又匆匆畫了個十字——他自己也覺得這個十字畫得太快，未免有點失禮——轉身往門口走去。施瓦爾茨寬寬地叉開兩腿站在穿堂裡等他，雙手在背後玩弄著大禮帽。

彼得·伊凡內奇瞧了瞧服飾雅致、模樣頑皮可笑的施瓦爾茨，頓時精神振作起來。他知道施瓦爾茨性格開朗，不會受這裡哀傷氣氛的影響。他那副神氣仿佛表示：伊凡·伊里奇的喪事絕沒有理由破壞他們的例會，也就是說不能妨礙他們今天晚上就拆開一副新牌，在僕人點亮的四支新蠟燭照耀下打牌。總之，這次喪事不能影響他們今晚快樂的聚會。他就把這個想法低聲告訴從旁邊走過的彼得·伊凡內奇，並建議今晚到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家打牌。不過，彼得·伊凡內奇今天顯然沒有打牌的運氣。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同幾位太太從內室出來了。她個兒矮胖，儘管她千方百計要自己消瘦，可是肩膀以下的部分卻一個勁兒向橫裡發展。她穿一身黑衣，頭上包一塊花邊頭巾，眉毛像站在棺材旁那個女人一樣彎得出奇。她把她們送到靈堂門口，說：

「這下子我可以申請把內弟從卡盧加調來，」彼得·伊凡內奇想。「妻子一定會很高興的。如今她可不能再說我不關心她家的人了。」

「我早就想到，他這一病恐怕起不來了，」彼得·伊凡內奇說。「真可憐！」

「他究竟害的是什麼病啊？」

「幾個醫生都說不準。或者說，各有各的說法。我最後一次看見他，還以為他會好起來呢。」

「自從過節以來我就沒有去看過他，去是一直想去的。」

「那麼，他有財產嗎？」

「他妻子手裡大概有一點，但很有限。」

「是啊，應該去看看她。他們住得太遠。」

「從您那兒去是很遠。您到什麼地方去都很遠。」

「嘿，我住在河對岸，他總是有意見，」彼得·伊凡內奇笑咪咪地瞧著謝貝克，說。大家又說了一通城市太大、市內各區距離太遠之類的話，然後回到法庭上。

伊凡·伊里奇的死訊使每個人不由得推測，人事上會因此發生什麼更動，同時照例使認識他的人都暗自慶倖：「還好，死的是他，不是我。」

「嘿，他死了，可我沒有死，」人人都這樣想，或者有這樣的感覺。伊凡·伊里奇的知交，他的所謂朋友，都同時不由自主地想，這下子他們得遵循習俗，參加喪禮，慰問遺孀了。

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和彼得·伊凡內奇是伊凡·伊里奇最知己的朋友。

彼得·伊凡內奇跟伊凡·伊里奇在法學院同過學，自認為受過伊凡·伊里奇的恩惠。

午飯時，彼得·伊凡內奇把伊凡·伊里奇的死訊告訴了妻子，同時講了爭取把內弟調到本區的想法。飯後他不休息，就穿上禮服，乘車到伊凡·伊里奇家去。

伊凡·伊里奇家門口停著一輛自備轎車和兩輛出租馬車。在前廳衣帽架旁的牆上，靠著帶穗子和擦得閃閃發亮的金銀飾帶的棺蓋。兩位穿黑衣的太太在這裡脫去皮外套。其中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姐姐，彼得·伊凡內奇認識她；另一位沒有見過面。彼得·伊凡內奇的同事施瓦爾茨從樓上下來，一看見他進門，就站住向他使了個眼色，仿佛說：「伊凡·伊里奇真沒出息，咱們可不至於如此。」

施瓦爾茨臉上留著英國式絡腮鬍子，瘦長的身體穿著禮服，照例表現出一種典雅莊重的氣派，但這同他天生的頑皮性格不協調，因此顯得很滑稽。彼得·伊凡內奇心裡有這樣的感覺。

彼得·伊凡內奇讓太太們先走，自己慢吞吞地跟著她們上樓。施瓦爾茨在樓梯頂上站住，沒有下來。彼得·伊凡內奇懂得施瓦爾茨的用意：他想跟他約定，今晚到什麼地方去打橋牌。太太們上樓向孀婦屋裡走去；施瓦爾茨卻一本正經地抵著厚嘴唇，眼睛裡露出戲謔的神氣，擠眉向彼得·伊凡內奇示意，死人在右邊房間。

彼得·伊凡內奇進去時照例有點困惑，不知做什麼好。但有一點他很清楚，逢到這種場合，畫十字總是不會錯的。至於要不要同時鞠躬，他可沒有把握，因此選擇了折衷辦法：他走進屋裡，動手畫十字，同時微微點頭，好像在鞠躬。在畫十字和點頭時，他向屋子裡偷偷環顧了一下。有兩個青年和一個中學生，大概是伊凡·伊里奇的侄兒，一面畫十字，一面從屋子裡出來。一個老婦人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一個眉毛彎得出奇的女人在對她低聲說話。誦經士身穿法衣，精神飽滿，神態嚴峻，大聲念著什麼，臉上現出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充當餐室侍僕的莊稼漢蓋拉西姆躡手躡腳地從彼得·伊凡內奇面前走過，把什麼東西撒在地板上。彼得·伊凡內奇一看見這情景，立刻聞到淡淡的腐屍臭。

他上次探望伊凡·伊里奇時，在書房裡看到過這個莊稼漢。當時他在護理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特別喜愛他。彼得·伊凡內奇一直畫著十字，向棺材、誦經士和屋角桌上的聖像微微鞠躬。後來，他覺得十字已畫得夠了，就停下來打量死人。

死人躺在那裡，也像一般死人那樣，顯得特別沉重，僵硬的四肢陷在棺材襯墊裡，腦袋高高地靠在枕頭上，蠟黃的前額高高隆起，半禿的兩鬢凹進去，高聳的鼻子仿佛壓迫著上唇。同彼得·伊凡內奇上次看見他時相比，他的模樣大變了，身體更瘦了，但他的臉也像一般死人那樣，比生前好看，顯得端莊。臉上的神態似乎表示，他已盡了責任，而且盡得很周到。此外，那神態還在責備活人或者提醒他們什麼事。彼得·伊凡內奇卻覺得沒有什麼事需要提醒他，至少沒有事跟他有關係。他心裡有點不快，就又匆匆畫了個十字——他自己也覺得這個十字畫得太快，未免有點失禮——轉身往門口走去。施瓦爾茨寬寬地叉開兩腿站在穿堂裡等他，雙手在背後玩弄著大禮帽。

彼得·伊凡內奇瞧了瞧服飾雅致、模樣頑皮可笑的施瓦爾茨，頓時精神振作起來。他知道施瓦爾茨性格開朗，不會受這裡哀傷氣氛的影響。他那副神氣仿佛表示：伊凡·伊里奇的喪事絕沒有理由破壞他們的例會，也就是說不能妨礙他們今天晚上就拆開一副新牌，在僕人點亮的四支新蠟燭照耀下打牌。總之，這次喪事不能影響他們今晚快樂的聚會。他就把這個想法低聲告訴從旁邊走過的彼得·伊凡內奇，並建議今晚到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家打牌。不過，彼得·伊凡內奇今天顯然沒有打牌的運氣。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同幾位太太從內室出來了。她個兒矮胖，儘管她千方百計要自

已消瘦，可是肩膀以下的部分卻一個勁兒向橫裡發展。她穿一身黑衣，頭上包一塊花邊頭巾，眉毛像站在棺材旁那個女人一樣彎得出奇。她把她們送到靈堂門口，說：

「三天三夜極度的痛苦，然後死去。這種情況也可能隨時落到我的頭上，」他想，剎那間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他自己也不知怎的，一種常有的想法很快就使他鎮靜下來：「這種事只有伊凡·伊里奇會碰上，我可決不會碰上。這種事不應該也不可能落到我的頭上。」他想到這些，心情憂鬱，但施瓦爾茨分明向他做過暗示，他不該有這種心情。彼得·伊凡內奇思考了一下，鎮靜下來，詳細詢問伊凡·伊里奇臨終前的情況，仿佛這種事故只會發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可決不會發生在他身上。

在談了一通伊凡·伊里奇肉體上所受非人痛苦的情況以後（這種痛苦，彼得·伊凡內奇是從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神經所受的影響上領會的），孀婦顯然認為該轉到正題上了。

「唉，彼得·伊凡內奇，真是難受，真是太難受了，太難受了，」她又哭起來。

彼得·伊凡內奇歎著氣，等她擦去鼻涕眼淚，才說：「真是想不到……」

接著她又說起來，說到了顯然是她找他來的主要問題。她問他丈夫去世後怎樣向政府申請撫恤金。她裝作向彼得·伊凡內奇請教，怎樣領取贍養費，不過他看出，因丈夫去世她可以向政府弄到多少錢，這事她已經瞭解得清清楚楚，比他知道得還清楚。她不過是想知道。可不可以通過什麼辦法弄到更多的錢。彼得·伊凡內奇竭力思索，想到幾種辦法，但最後只是出於禮節罵了一通政府的吝嗇，說不可能弄到更多的錢了。於是她歎了一口氣，顯然要擺脫這位來客。他理會了，就按滅香煙，站起身，同孀婦握了握手，走到前廳。

餐廳裡擺著伊凡·伊里奇十分得意地從舊貨店買來的大鐘。彼得·伊凡內奇在那裡遇見神父和幾個來參加喪事禮拜的客人，還看見一位熟識的美麗小姐，就是伊凡·伊里奇的女兒。她穿一身黑衣，腰身本來很苗條，如今似乎變得更苗條了。她的神態憂鬱、冷淡，甚至還有點憤慨。她向彼得·伊凡內奇鞠躬，但那副神氣顯出仿佛他有什麼過錯似的。女兒後面站著一個同樣面帶慍色的青年。彼得·伊凡內奇認識他是法院偵審官，家裡很有幾個錢，而且聽說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凡內奇沮喪地向他們點點頭，正要往死人房間走去，這時樓梯下出現了在中學念書的兒子。這孩子活脫就是年輕時的伊凡·伊里奇。彼得·伊凡內奇記得伊凡·伊里奇在法學院念書時就是這個模樣。

這孩子眼睛裡含著淚水，神態也像那些十三四歲的愣小子。他一看見彼得·伊凡內奇，就憂鬱而害臊地皺起眉頭。彼得·伊凡內奇向他點點頭，走進靈堂。喪事禮拜開始了：又是蠟燭，又是呻吟，又是神香，又是眼淚，又是啜泣。彼得·伊凡內奇皺緊眉頭站著，眼睛瞅著自己的雙腳。他一眼也不看死人，直到禮拜結束他的心情都沒有受悲傷氣氛的影響，並且第一個走出靈堂。前廳裡一個人也沒有。充任餐廳侍僕的莊稼漢蓋

拉西姆從靈堂奔出來，用他那雙強壯的手臂努力在一排外套中間翻尋著，終於把彼得·伊凡內奇的外套找出來，遞給他。

「嗯，蓋拉西姆老弟，你說呢？」彼得·伊凡內奇想說句話應酬一下。「可憐不可憐哪？」

「這是上帝的意思！我們都要到那裡去的，」蓋拉西姆露出一排潔白整齊的莊稼漢的牙齒，說，接著就像在緊張地幹活那樣猛地推開門，大聲呼喊馬車夫，把彼得·伊凡內奇送上車，又奔回臺階上，仿佛在考慮還有些什麼事要做。

在聞過神香、屍體和石碳酸的臭味以後，彼得·伊凡內奇特別爽快地吸了一大口新鮮空氣。

「上哪兒，老爺？」馬車夫問。

「不晚。還可以到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家去一下。」

彼得·伊凡內奇就去了。果然，他到的時候，第一局牌剛結束，因此他就順當地成了第五名賭客。

伊凡·伊里奇的身世極其普通、極其簡單而又極其可怕。

他是個法官，去世時才四十五歲。他父親是彼得堡一名官員，曾在好幾個政府機關任職，雖不能勝任某些要職，但憑著他的資格和身份，從沒被逐出官場，因此總能弄到一些有名無實的官職和六千到一萬盧布的有名有實的年俸，並一直享受到晚年。伊里亞·葉斐莫維奇·高洛文就是這樣一個多餘機關裡的多餘的三等文官。

他有三個兒子。伊凡·伊里奇排行第二。老大像他父親一樣官運亨通，不過在另一個機關，也快到領乾薪的年齡。老三沒有出息。他在幾個地方都敗壞了名聲，眼下在鐵路上供職。父親也好，兩位哥哥也好，特別是兩位嫂子，不僅不願同他見面，而且非萬不得已從不想到有他這樣一個兄弟。姐姐嫁給了格列夫男爵，他同他岳父一樣是彼得堡的官員。伊凡·伊里奇是所謂家裡的佼佼者^①。他不像老大那樣冷淡古板，也不像老三那樣放蕩不羈。他介於他們之間：聰明，活潑，樂觀，文雅。他跟弟弟一起在法學院念過書。老三沒有畢業，念到五年級就被學校開除了；伊凡·伊里奇則畢了業，而且成績優良。他在法學院裡就顯示了後來終生具備的特點：能幹，樂觀，厚道，隨和，但又能嚴格履行自認為應盡的責任，而他心目中的責任就是達官貴人所公認的職責。他從小不會巴結拍馬，成年後還是不善於阿諛奉承，但從青年時代起就像飛蛾撲火那樣追隨上層人士，模仿他們的一舉一動，接受他們的人生觀，並同他們交朋友。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熱情在他身上消失得乾乾淨淨。他開始迷戀聲色，追逐功名，最後發展到了自由放縱的地步。不過，他的本性還能使他保持一定分寸，不至於過分逾越常規。

在法學院裡，他認為自己的有些行為很卑劣，因此很嫌惡自己。但後來看到地位比他高的人都在那樣幹，而且並不認為卑劣，他也就以為意，不再把它們放在心上，即使想到也無動於衷。

伊凡·伊里奇在法學院畢業，獲得十等文官官銜，從父親手裡領到治裝費，在著名的沙爾瑪裁縫鋪裡定制了服裝，表墜上掛一塊《高瞻遠矚》^②的紀念章，嚮導師和任校董的親王辭了行，跟同學們在唐農大飯店歡宴話別，帶著從最高級商店買來的時式手提箱、襯衣、西服、剃刀、梳妝用品和旅行毛毯，走馬上任，當了省長特派員。這個官職是他父親替他謀得的。

伊凡·伊里奇到了外省，很快就像在法學院那樣過得稱心如意。他奉公守法，兢兢業業，生活得歡快而又不失體統。他有時奉命到各縣視察，待人接物穩重得體，對上待下恰如其分，不貪贓枉法，而且總能圓滿完成上司交下的差事，主要是處理好分裂派教徒事件。

他雖然年輕放蕩，但處理公務卻異常審慎，甚至可以說是鐵面無私；在社交場中，他活潑風趣而又和藹有禮，正像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是他們家的常客——稱讚他的那樣，是個好小子③。

他同省裡一位死纏住他這個風流法學家的太太有曖昧關係；還同一個女裁縫私通；有時同巡察的副官們狂飲歡宴，飯後還去花街柳巷尋歡作樂。他奉承上級長官，甚至長官夫人，手法高明，無懈可擊，從未引起非議，人家至多說一句法國諺語：年輕時放蕩在所難免。④這一切他都幹得體體面面，嘴裡說的又是法國話，主要則是因為他躋身在最上層，容易博得達官顯貴的青睞。

伊凡·伊里奇就這樣幹了五年。接著他的工作調動了，因為成立了新的司法機關，需要新的官員。

於是伊凡·伊里奇就調任這樣的新職。

伊凡·伊里奇被推薦任法院偵訊官的職務，他接受了，雖然這位置在另一個省裡，因此他得放棄原有的各種關係，另起爐灶，重新結交朋友。朋友們給伊凡·伊里奇餞行，同他一起攝影，還贈給他一個銀煙盒留念。他就走馬上任去了。

伊凡·伊里奇當法院偵訊官同樣循規蹈矩⑤，公私分明，並且像做特派員一樣受到普遍尊敬。對伊凡·伊里奇來說，偵訊官的工作比原來的工作有趣得多，迷人得多。以前他感到揚揚得意的是，身穿精工縫製的文官制服，昂首闊步地經過戰戰兢兢等待接見的來訪者和對他羨慕不止的官員們面前，一直走進長官辦公室，並且跟長官一起喝茶吸煙；但那時直接聽命于他的人，只有縣警察局長和分裂派教徒，而且要在他奉命出差的時候。他對待他們總是客客氣氣，使他們感到，他儘管操著生殺大權，卻平易近人，毫無架子。那個時候，這樣直接聽命于他的人不多。如今伊凡·伊里奇當上法院偵訊官，他懂得就連達官貴人的命運也都操在他手裡，他只要在公文上批幾句，不論哪個要人都將成為被告或證人來到他面前，並且得站著回答他的問題，如果他不請他坐下的話。伊凡·伊里奇從不濫用權力，相反總是不露鋒芒，而這種權力的意識和適當用權的技術，就成了他擔任新職後最感興趣的事。

從事這項新職，也就是說審查工作，伊凡·伊里奇很快就掌握一種本領，能排除一切與本案無關的情節，使各種錯綜複雜的案情在公文上表現得簡單明瞭，不帶絲毫個人意見，完全符合公文要求。這是一項新的工作，而伊凡·伊里奇則屬於第一批執行 1864 年新法典的人。

自從在新地方就任法院偵訊官以來，伊凡·伊里奇結交了一批新朋友，建立了一些新關係，獲得了新的社會地位，並多少採取了新作風。他在省裡同政府保持一定距離，卻周旋于司法界頭面人物和豪門巨富之間，對當局稍表不滿，發表溫和的自由主義言論和開明觀點。此外，伊凡·伊里奇就任新職後仍舊講究服飾，注意儀錶，只是不再

刮去下巴頰上的鬍子而聽其自然生長。

伊凡·伊里奇在新地方過得很愉快。他跟一批反對省長的人關係很好；薪俸比以前優厚；他逢場作戲，打打紙牌，以增添樂趣。他頭腦聰敏，很會打牌，因此常常贏錢。

伊凡·伊里奇在新地方任職兩年後遇見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米海爾。她是伊凡·伊里奇出入的圈子裡最迷人最伶俐最出色的姑娘。伊凡·伊里奇在公餘之暇，找點消遣，其中包括同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戲謔調情。

伊凡·伊里奇任特派員時常常跳舞，但當上偵訊官後就難得跳了。如今他跳舞只是為了要顯示，儘管他身為偵訊官和五等文官，跳舞水準可決不比別人差。這樣，有時晚會將近結束，他就請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一起跳舞，主要借這種機會去征服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的心。她愛上了他。伊凡·伊里奇並沒有明確想到要結婚，但既然人家姑娘愛上了他，他就問自己：「是啊，那麼何不就結婚呢？」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出身望族，長得不錯，而且小有家產。伊凡·伊里奇可以指望找到一個更出色的配偶，但這個配偶也不錯。伊凡·伊里奇自己有薪俸收入，他希望她也有同樣多的進款。她出身名門，生得又溫柔美麗，很有教養。說伊凡·伊里奇同她結婚，是因為愛上這位小姐，並且發覺她的人生觀同他一致，那不符合事實。說他結婚，是因為在他的圈子裡大家都贊成這門婚事，那同樣不符合事實。伊凡·伊里奇結婚是出於雙重考慮：娶這樣一位妻子是幸福的，而達官貴人們又都贊成這門親事。

伊凡·伊里奇就這樣結了婚。

在準備結婚和婚後初期，夫妻恩愛，妻子尚未懷孕，再加上嶄新的傢俱，嶄新的餐具，嶄新的衣服，日子過得很美滿。伊凡·伊里奇認為他原來的生活輕鬆愉快而又高尚體面，並且受到上流社會的贊許，如今結婚不僅不會損害這種生活，而且使它更加美滿。但在妻子懷孕幾個月後，出現了一種痛苦難堪而有失體統的新局面，那是他萬萬沒有料到的，而且怎麼也無法擺脫。

伊凡·伊里奇認為妻子完全出於任性^⑥，破壞快樂體面的生活，莫名其妙地動輒猜疑，要求他更加體貼她。不論什麼事她都橫加挑剔，動不動就對他大吵大鬧。

起初伊凡·伊里奇想繼續用快樂體面的人生態度來排除煩惱。他不管妻子的情緒，照舊高高興興地過日子：請朋友到家裡來打牌，自己上俱樂部或者到朋友家串門子。可是有一次妻子氣勢洶洶對他破口大罵。這以後只要他稍不順她的意，她就把他臭罵一頓，顯然非把他制服不可，也就是說要他安守在家裡，並且像她一樣唉聲歎氣，無病呻吟，這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心驚膽戰。他懂得了，夫婦生活，至少是他同妻子的生活，並不能始終維持快樂和體面，相反，常常會損害這樣的氣氛，因此必須設法防範。

伊凡·伊里奇藉口公務繁忙，來對付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他發現這種辦法很有效，因此常用它來保衛自己的獨立天地。

孩子生後，餵養很費事，常常發生這樣那樣的麻煩，不是嬰兒害病就是做母親的害病，有時是真病，有時是假病。不管怎樣，伊凡·伊里奇都得照顧，儘管他對這些事一竅不通。而伊凡·伊里奇保衛自己獨立天地、不受家庭干擾的欲望卻越來越強烈。

妻子的脾氣越來越暴躁，要求越來越苛刻，伊凡·伊里奇也越來越把生活的重心轉移到公務上。他更加喜愛官職，醉心功名。

不久，在結婚一年後，伊凡·伊里奇懂得了，夫婦生活雖然也有一些好處，但卻是一種很複雜很痛苦的事。而要盡到自己的責任，過一種受社會贊許的體面生活，必須像做官一樣建立適當的關係。

伊凡·伊里奇就給自己建立了這樣的夫婦關係。他對家庭生活的要求，只是能吃到家常便飯，生活上有照料和過床第生活，而這些都是她能向他提供的。他主要的要求是維持社會所公認的體面的夫婦關係。此外，他就自尋歡樂，獲得了歡樂也就心滿意足。要是家裡遇到不愉快，他就立刻逃到公務活動的獨立天地裡去，並在那裡自得其樂。

伊凡·伊里奇當偵訊官，聲譽顯赫，三年後就升任副檢察官。新的官職、重要的地位、控訴和拘捕任何人的權力、當眾的演說、輝煌的功績——這一切使伊凡·伊里奇更加官迷心竅。

孩子一個個生下來。妻子變得越來越乖戾，越來越易怒，但伊凡·伊里奇確立的家庭關係幾乎不受妻子脾氣的影響。

伊凡·伊里奇在這個城市里任職七年，接著被調到另一個省裡當檢察官。他們搬了家，手頭的錢不多，妻子又不喜歡那新地方。薪俸儘管比原來多，但生活程度高，再說又死了兩個孩子，因此伊凡·伊里奇就感到家庭生活比以前更乏味了。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搬到新地方後，不論遇到什麼麻煩，總要責怪丈夫。夫婦間不論談什麼事，尤其是談教育孩子問題，總會聯想到以前的不和，引起新的爭吵。夫婦倆如今難得有恩愛的時刻，即使有，也是很短暫的。他們在愛情的小島上臨時停泊一下，不久又會掉進互相敵視的汪洋大海，彼此冷若冰霜。要是伊凡·伊里奇認為家庭生活不該如此，他准會對這種冷漠感到傷心，不過他不僅認為這樣的局面是正常的，而且正是他所企求的。他的目標就是要儘量擺脫家庭生活的煩惱，而表面上又要裝得若無其事，保持體面。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儘量少同家人待在一起，如果不得已必須這樣做，也總是竭力找有旁人在場的機會。

不過，伊凡·伊里奇這樣過日子，主要靠的是他有公務。他把全部生活樂趣都集中在官場的天地裡。而這種樂趣支配了他的整個身心。意識到自己的權力，對任何人都操

有生殺大權，每次走進法庭和遇到下屬時那種威風凜凜的氣派（即使只是表面的），在上司與下屬之間周旋的本領，尤其是自覺高明的辦事能力——這一切都使他揚揚得意，再加上跟同事們談天、宴會和打牌，他的生活就顯得很充實。總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過得合乎他的願望：快樂而體面。

就這樣他又過了七年。大女兒已經十六歲，另外又死了一個孩子，只剩下一個男孩在中學念書。這個孩子是引起夫婦爭吵的一大因素。伊凡·伊里奇要送他讀法學院，而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卻偏把他送進普通中學。女兒在家裡學習，成績良好；兒子學得也不錯。

三

伊凡·伊里奇婚後就這樣過了十七年的光陰。現在他已是一個老檢察官了。他推辭了幾次工作上的調動，一心想找個更稱心的職司，不料出了一種不愉快的事，把他生活的安寧給破壞了。伊凡·伊里奇想謀取大學城首席法官的位置，但被戈佩捷足先得。伊凡·伊里奇十分生氣，提出責問，同戈佩吵嘴，又冒犯頂頭上司；他從此受冷遇，下一次任命也沒有他的份。

這是 1880 年，也是伊凡·伊里奇一生中最倒楣的年頭。他一方面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又被人家遺忘。他覺得人家待他極不公平，人家卻認為對他已仁至義盡。就連父親都認為無須再說明他了。他覺得大家都把他拋棄了，並認為他有三千五百盧布年俸已很不錯，甚至可說是十分幸福了。人家待他這麼不公平，妻子經常責罵他，家裡入不敷出，開始負債。這種情況當然談不上正常，而且只有他一個人知道。

今年夏天，伊凡·伊里奇為了節省開支，同妻子一起到內弟鄉下度假。

在鄉下不做事，伊凡·伊里奇第一次不僅感到無聊，而且覺得十分愁悶。他認定無法這樣過活，必須採取斷然措施。

伊凡·伊里奇不能入睡，在露臺上踱了個通宵，決定上彼得堡奔走一番，爭取調到其他部門工作，以懲罰他們，懲罰那些不會賞識他才能的人。

第二天早晨，他不顧妻子和內弟的勸阻，乘車上彼得堡。

他唯一的目的是弄到一個年俸五千盧布的位置。他不再計較是哪個機關，是哪個派別和哪種工作。他只要一個位置，年俸五千盧布的位置，不論政府機關、銀行、鐵路、瑪麗皇后御用機關，甚至海關都行，但一定要有五千盧布收入，一定要離開那個不會賞識他才能的機關。

伊凡·伊里奇此行取得了意外收穫。在庫爾斯克火車站，頭等車廂裡上來一個熟人，名叫伊林。伊林告訴他庫爾斯克省剛接到電報，部裡最近人事上有重大變動，彼得·伊凡內奇的位置將由伊凡·謝苗內奇接任。

這次調動，除了對國家有一定影響外，對伊凡·伊里奇具有特殊意義，因為起用了新人彼得·彼得羅維奇和他的朋友紮哈爾·伊凡內奇。這對他伊凡·伊里奇極其有利，因為紮哈爾·伊凡內奇是伊凡·伊里奇的同學，又是他的好朋友。

在莫斯科，這個消息得到了證實。伊凡·伊里奇來到彼得堡，找到了紮哈爾·伊凡內奇，後者答應給他在原來的司法部裡謀一個好差事。

一星期後，他給妻子發了一封電報。

「紮哈爾接替米勒，我申請後即可提升。」

伊凡·伊里奇通過這次人事調動在他的舊部裡獲得意外任命：比同事高兩級，年俸五千，再加調差費三千五百。伊凡·伊里奇消除了對原來對頭和整個機關的怨氣，感到十分得意。

伊凡·伊里奇回到鄉下，興高采烈。他好久沒有這樣快活了。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也很高興，夫婦倆變得和好了。伊凡·伊里奇講到他在彼得堡怎樣受祝賀，原來的對頭怎樣厚著臉皮巴結他，怎樣羨慕他的地位，特別講到他在彼得堡怎樣受人尊敬。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聽著他講，裝出相信的樣子，也不打岔，心裡卻盤算著怎樣到新地去重新安排生活。伊凡·伊里奇高興地看到，她的想法同他的想法不謀而合，他們一度坎坷的生活重又變得快樂而體面了。

伊凡·伊里奇只回家幾天。九月十日他就得走馬上任。此外，他還得在新地方安頓下來，把家具什物從省裡運去，再要添置和定做許多新東西。總之，要根據他同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幾乎一致的想法把新居佈置好。

現在，一切都進行得稱心如意，他同妻子又意氣相投。他們倆一起生活的時間很少，像現在這樣投契，除了婚後頭幾年，還不曾有過。伊凡·伊里奇想把家眷隨身帶走，可是姐姐和姐夫^⑦對伊凡·伊里奇一家忽然十分親熱，弄得伊凡·伊里奇只好獨自先走。

伊凡·伊里奇走了，事業上一帆風順，同妻子言歸於好，這兩件事互為因果，使他心情愉快。他找到一座精美的住宅，恰合夫婦倆的心意，高大寬敞的老式客廳、豪華舒適的書房、妻子的房間、女兒的房間、兒子的書房，一切像是為他們特意設計的。伊凡·伊里奇親自佈置房間，選擇牆紙，添置傢俱——從舊貨店買來的，式樣特別古雅，定制了沙發套和窗簾。房子佈置得越來越漂亮，符合他的理想。他佈置到一半，發覺比他希望的更美。他相信，等全部完工，將更加富麗堂皇，而決不會流于庸俗。臨睡前，他想像他的前廳將是什麼樣子。他瞧著沒有佈置好的客廳，仿佛看到壁爐、屏風、古董架、散放著的小椅子、牆上的掛盤和銅器都已安放得井井有條。他想到妻子和女兒在這方面跟他有同樣的愛好，看到這種排場，准會大吃一驚，不禁暗暗高興。她們一定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氣派。他特別得意的是買到一些價廉物美的古董，使整座房子顯得格外豪華。

他在信裡故意把情況說得差一些，這樣她們一看到就會更加驚訝。他熱衷於裝飾新居，就連心愛的公務都不那麼感興趣了。有時法院開庭，他也心不在焉：他在考慮究

竟用什麼樣的窗簾頂簷，直的還是拱的。他對這事興致勃勃，親自動手安放傢俱，重新掛上窗簾。有一次他爬到梯子上，指點愚笨的沙發裁縫怎樣掛窗簾，一不留神失足掉下來，但他是個強壯而靈活的漢子，立刻站住了，只是腰部撞在窗框上。傷處痛了一陣，不久就好了。這一時期，伊凡·伊里奇覺得自己特別快樂和健康。他寫信說：「我感到自己仿佛年輕了十五歲。」他原想到九月底把房子佈置好，結果拖到十月半。不過，房子佈置得十分雅致——不僅他自己這麼認為，凡是看到的人都這麼說。

其實，房子裡的擺設無非是那種不太富裕、卻一味模仿富裕人家的小康之家的氣派，千篇一律地盡是花緞、紅木傢俱、盆花、地毯、古銅器、發亮銅器，等等。一定階級的人總是拿這些東西來表示他們一定的身份。伊凡·伊里奇家裡的擺設同人家沒有什麼兩樣，因此引不起人家的注意，但他卻揚揚自得，以為與眾不同。他到車站去接家眷，把他們帶到裝修一新的寓所裡，系白領帶的男僕打開擺滿鮮花的前廳，他們走進客廳、書房，高興得歡呼起來。他領他們到各處觀看，得意揚揚地聽著他們的稱讚，容光煥發，感到十分幸福。當天晚上喝茶的時候，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隨便問到他是怎麼摔跤的，他就笑著做給他們看，他怎樣從梯子上掉下來，把沙發裁縫嚇壞了。

「幸虧我練過體操。要是換了別人，准會摔壞的，可我只在這兒撞了一下，摸摸有點疼，但已經好多了，只是有點青腫。」

就這樣他們在新居開始生活，並且也像一般人移居到新地方那樣，覺得還少一個房間，收入雖然增加，但還嫌錢少——少這麼五百盧布。不過總的來說，他們感到稱心如意了。最初他們過得特別愉快，房子還沒有完全佈置好，需要再買些什麼，定製些什麼，有些東西需要搬動，有些東西需要調整。儘管夫婦之間有時意見分歧，但兩人對新的生活都很滿意，而且有許多事要做，因此沒有發生大的爭吵。等一切都安排舒齊，他們開始感到有點空虛，但當時還需要結交一批新朋友，培養新習慣，因此生活還是很充實。

伊凡·伊里奇上午在法院辦公，下午回家吃飯，開頭一個時期情緒很好，雖然為房子的事有時也有點煩惱。（例如，他發現桌布或沙發面子上有污點，窗簾系帶斷了，就會發脾氣，因為看到他煞費苦心置辦的東西被損壞，心裡難過。）不過，伊凡·伊里奇的生活還是過得合乎他的理想：輕鬆、愉快而體面。他每天早晨九時起床，喝咖啡，看報，然後穿上制服去法院。那兒已為他準備好「軛」，讓他一到就套到身上：接見來訪者，處理訴訟有關的問題，主持訴訟案件，出席公開庭和預備庭。他必須排除各種外來干預，免得妨礙訴訟程式，同時嚴禁徇私枉法，嚴格依法辦事。要是有人想探聽什麼事，而這事不屬伊凡·伊里奇主管，他就不能同這人發生任何關係，但要是這人有正式公文，上面寫明事由，那麼伊凡·伊里奇就會根據法律許可的範圍盡力辦去，並且辦得不違反人情，也就是說面子上過得去。但只要公事一結束，其他關係也就結束了。

分清法律和人情，這種本領伊凡·伊里奇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而且憑著天賦的才能和長期的經驗，他有時故意把法律和人情混淆起來。他之所以敢於這樣做，那是因為他自信總有能力劃清兩者的界限，如果需要的話。伊凡·伊里奇辦這種事不僅輕鬆、愉快和體面，簡直可說是得心應手。在休庭時，他吸煙、喝茶，隨便談談政治、社會新聞和紙牌，而談得最多的還是官場中的任命。然後，他好像第一小提琴手，出色地演奏完畢，疲勞地乘車回家。回到家裡，發現母女倆出去了，有時在接待客人，兒子上學了，有時在跟補課教師複習功課。一切都井井有條。飯後要是沒有客來，伊凡·伊里奇就看些當時流行的書籍。晚上，他坐下來處理公事：批閱檔，查看法典，核對證詞。他幹這些，既不感到無聊，也不覺得有趣。要是有機會打牌，那麼處理公事就感到無聊；要是沒有機會打牌，那麼處理公事總比獨自閑坐或者跟妻子面面相對要好得多。伊凡·伊里奇喜歡舉行便宴，邀請有權有勢的先生夫人參加。這種消遣跟其他同樣身份的人沒有差別，猶如他的客廳跟人家的客廳沒有差別一樣。

他們家裡還舉行過一次舞會。舞會辦得很好，伊凡·伊里奇心情愉快，可惜最後為蛋糕糖果的事同妻子大鬧了一場。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有她的打算，但伊凡·伊里奇堅持要到最高級糖果鋪去買糕點，結果買了許多蛋糕。爭吵就是由於蛋糕多吃不完，而糖果鋪的賬卻高達四十五盧布引起的。爭吵很激烈，鬧得很不愉快。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罵他：「傻瓜，低能。」伊凡·伊里奇氣得雙手抱住腦袋，恨恨地說出離婚之類的話來。不過，晚會本身還是很快活的，前來參加的都是社會名流。伊凡·伊里奇同特魯峰諾娃公爵夫人跳舞。特魯峰諾娃公爵夫人的姐姐就是著名的「消滅苦難會」的創辦人。

身居要職的樂趣在於自尊心的滿足，社會活動的樂趣在於虛榮心的滿足，但伊凡·伊里奇的真正樂趣卻在於打牌。他認為，不管生活上遇到什麼煩惱，那像蠟燭一樣驅除黑暗的最大樂趣，就是同幾個規規矩矩的好搭檔坐下來一起打牌，而且一定要四人一起（五人一起打就很難有結果，雖然得裝出很感興趣的樣子），認認真真地打（要是順手的話），然後吃點夜宵，喝一大杯葡萄酒。打過牌以後睡覺，尤其是稍微贏一點錢（贏得太多也不好），伊凡·伊里奇覺得特別愉快。

他們就這樣過著日子。他們家的來客都是達官貴人，有的地位顯赫，有的年少英俊。

夫妻和女兒待人的態度完全一致。凡是滿臉堆笑、投奔到他們那間牆上裝飾著日本盤子的客廳來的潦倒親友，他們都加以排斥。不久，這些寒酸的親友不再上門，高洛文家的來客就限於達官貴人。年輕人紛紛追求麗莎，其中包括彼特利歇夫。那是德米特裡·伊凡內奇·彼特利歇夫的兒子，又是他財產的唯一繼承人，現任法院偵訊官。他也在熱烈地追求麗莎，弄得伊凡·伊里奇已在跟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商量：要不要讓他們一起坐三駕馬車，或者舉辦一次堂會看看表演。他們就這樣過著日子：一切都稱心如意，沒有任何變化。